



## 万州乡民获御赐 “修职郎”是啥子官？

□何佳

在重庆万州罗田的中山场边，有一座古墓。墓前有两根高大的望柱，碑上刻有“钦赐修职郎”等字。在古代，这么罕见的“修职郎”究竟是个什么官？皇帝为何要赐罗田深山的一位乡民这么罕见的一个官职呢？

嘉庆年间，罗田镇出了位奇才，这人就是罗元品。罗元品生得相貌堂堂，双耳垂肩。罗元品从小聪慧，过目不忘，四书五经倒背如流，吟诗作对无人能比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在十里八乡很有名气。

朝廷从地方官员口中听到有这样一位奇才，就很想重用他，于是就派人来考察。

官员一见到罗元品就很惊讶，罗元品果然气宇轩昂、仪表堂堂，世上竟然有这种品貌之人，当下就生出好感。

官员将一本朝中文人刚写的新书给罗元品。罗元品随手翻看，然后把书还给那位官员。官员随便抽到哪一个章节，罗元品都能背诵出来。

官员暗暗称奇。接着官员听了罗元品弹琴、吹箫，林间奔跑的野兔、松鼠等动物，都会停下来如痴如醉地倾听……

官员连连叫绝，没想到罗田深山之中有如此奇才，这样的奇才在京城都是罕见的，心想此人能为朝廷所用就好了。

可罗元品婉言谢绝，官员失望而归。

当时万州有一位有声望的员外，姓陈。其女儿娇美贤淑，年方二八还未婚配。父母着急起来，媒人也踏破了门槛，但小姐一个都看不上，非才貌兼优之人不嫁。

员外拿女儿一点办法也没有，皇帝也养不起老闺女呀。小姐最后放出话来，她要出一上联，谁对出下联，她就嫁给谁；寸土为寺，寺旁言诗，诗曰：明月送僧归古寺。

上联一贴出，许多文人雅士都对，却都没能对出。有爱慕小姐美貌的，还出高价在山外请才子来对，也都没有对出小姐满意的下联。

难度大，陈员外要女儿出一个简单的。小姐很坚持，说：“如果没人能对出这幅下联，我宁愿终身不嫁。”

罗元品听说后，故意穿着一套破旧的衣服，戴着一个破斗笠来应对。员外看到一个像叫花子似的人来对，心中不悦。看热闹的人也讽刺他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。

罗元品并不计较这些人的态度，提笔龙飞凤舞写出下联：双木成林，林下示禁，禁云：斧斤以时入山林。

小姐身边的丫环忙将下联呈给小姐，小姐看了，脱口赞道：“奇才！”

小姐顾不得害羞，急急忙忙从后厅奔到大门外，红着脸对罗元品道了一个万福，说：“谢谢公子能对出下联。”

陈家小姐一出现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。小姐的娇美把在场人都惊呆了，真是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之貌啊！

自命不凡的罗元品也看呆了，对小姐一见钟情。

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罗元品和小姐喜结良缘，两人琴瑟和谐，恩爱无比。

再说北京紫禁城的嘉庆皇帝，听了大臣绘声绘色的讲述，更觉得罗元品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拟旨请罗元品到京任职。罗元品见了来宣旨的官员，并不接圣旨，说：“我出一上联，一个月内朝廷要是有人说出下联，我就出山为官。”

罗元品说出一个上联，一个月时间到了，朝廷没有人能对出下联。嘉庆皇帝爱罗元品的才华，要封罗元品，可封官罗元品是不会做的，于是就封罗元品为“修职郎”。

“修职郎”罗元品半耕半读，过着怡然自得的日子，活到80多岁终老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# 鹅岭石屋石打石 究竟谁建的？

□姜孝德

## 没用木头和钉子的“石打石”石屋

鹅岭石屋面向嘉陵江而建，门前可俯看江水奔腾向东，是一个观看景色的好地方。石屋由一间正屋和两间耳室构成，共计130平方米左右，全部由石头雕、刻、镂、砌而成，整间房子没用木头和钉子。正屋应是间会议厅，中间有一张两米多长、一米多宽的石桌；屋顶为石头拱券砌成，上面还有悬灯的饰物，但年代久远，风化严重，已无法看清是什么东西了；正对门的墙壁上，刻有一幅中国地图，宛若一片海棠叶，各个省的轮廓清晰可见，地图上方有一只雄狮；左面墙壁上，是一幅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雕刻图，分别列出了立春、春分、立夏、夏至、立秋、秋分、立冬、冬至；右面墙上，是经纬分明的浮雕世界地图，上面的某些地名与现在的世界地图略有不同，如南极洲四周的海洋，被称为“南冰洋”，非洲被称为“阿非利加”。正屋左右两个窗棂上，各自镂刻着“桐”和“轩”两个篆字作装饰，因此石屋名曰“桐轩”；两间耳室的门楣上有鸽子、蝉等图案的装饰物，左右耳室的窗棂是用镂空的“博爱”“互助”作为饰物。

三间石屋，建筑风格亦西亦中，并且中西建筑元素融合得并不和谐，甚至有些生硬。

石室的建造者是谁，历来都有人探究，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。

## 洋人鹅岭建教堂引血案

要讲清楚这件事，还得从一百多年前说起。

19世纪80年代，清政府软弱无能，中国边疆四面八方烽火连天，在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下，西方帝国主义的教会势力大肆深入到川渝腹地发展，他们在较短时间内就在重庆多处建起了教堂。英美基督教先后南岸从树碑、凉风垭等处修建了教堂，后美国教会又在鹅项岭、铜锣峡等处修建教堂，这激起了重庆人民的愤怒。

当时，三面环水的重庆唯一的陆路通道就是上鹅岭过佛图关这条大道，这儿堪称重庆咽喉。重庆名人赵忠勋、冯为瀚、周心斋等23人联名上书，呼请清政府下令禁止洋教在险要关隘修建教堂。重庆府官员哪敢惹洋人，最终只发了一份“建设暂行通知书”，但洋人置官府的通知于不顾，继续施工。1886年7月1日，愤怒的群众齐聚两路口，然后冲上鹅岭捣毁了洋教堂，接着又奔向南岸凉风垭和从树碑捣毁洋教堂，另一部分群众则冲进重庆城捣毁了天主教堂。沿途，群众还砸了一些平时耀武扬威的教徒所经营的店铺。

教案发生后，各国驻华使官威逼清政府，清政府慌了手脚，急忙派钦差督办案件，镇压反教群众。最终，清政府杀害了反洋教领袖的石汇等人，并革了巴县县令的职务，同时赎回了被教会购买的鹅岭等地。此次事件，清政府共计赔偿白银30多万两。

## 私家园林“礼园”及其主人

清政府赎回鹅项岭教堂用地后，宣称“永作官荒，不准修复”。从此，教堂遗址便被掩埋在荒草野树之中了。

清朝末年，清政府摇摇欲坠。此时，购下鹅岭的李家有些权势，李家在鹅岭的私家园林建好之后，便取名“礼园”，巴渝文人墨客时常进出于此。著名文人赵熙书写了“鹅岭”二字送给李家，李家如获至宝，便命人刻在石上，留传后世。这大概就是“鹅岭”名

称的由来。

“礼园”主人李耀庭，云南昭通人，早年以经营马帮和贩盐起家，富商王炽的“天顺祥”集资发展时，他积极参股，到“天顺祥”红得发紫的时候，他也富得流油了。后来，他成了“天顺祥”在重庆的总代理。之后，重庆成立商会，李耀庭被推选为首任会长。他有两个儿子，长子李湛阳，曾捐候补道，后去日本学警政，辛亥革命后担任过重庆蜀军政府财政部长；次子李和阳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，孙中山起义需要资金，他捐三万元，孙中山书“高瞻远瞩”相赠。

李耀庭的两个儿子只留学过日本，他们怎么会接受“桐轩”里那些特别西化的东西呢？再说，李家父子都没加入过教会，为何窗棂上会留下教会的烙印？

## 艰难寻找真相终见答案

为查清“桐轩”的来历，笔者查阅了邓少琴、董其祥、庄燕等先生的文章，又阅读了许多文史类书籍，甚至浏览完了几十本的《重庆文史资料》和部分《四川文史资料》，但也只找到“川东各县民团纷纷组织起来，于1886年6月2日捣毁了教会在鹅项岭正在修建的洋房”之类的话语，这样的说法，让人无法把教堂与“桐轩”联系在一起。

几年过去，笔者终于找到了一篇有点价值的文章，这就是欧阳桦和欧阳刚写的《山城古堡上的神秘石屋》，他们从建筑的角度分析：“‘桐轩’可能是1886年美国教会在当时鹅项岭建的教堂的一部分，后该教堂在重庆第二次教案中被民众捣毁，现在‘桐轩’就是教堂的底层。”

欧阳桦是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，他在另一篇文章《重庆的教堂——山地环境中的独特景观》中，仍坚持“桐轩”就是鹅项岭教堂的一部分。他在书中说：“其中地形最险要的当数渝中区鹅项岭教堂……可惜崖壁上的教堂在百多年前重庆第一次教案中被毁，仅在鹅项岭岩坎隐藏处存有一罗马风格的下沉式石屋，里面雕刻了一些与宗教相关的图案。据说这石屋可能就是当年被毁教堂的地下室遗迹。”但，这些资料还不能完全确定“桐轩”的来历。

最终，笔者查到了1993年11月出版、由杨嵩林等人主编的《中国近代建筑总览·重庆篇》。书中说：“1886年美国在鹅项岭建教堂，引起市民恐慌；市民聚众3000多人，焚毁英美传教士洋楼三处、教堂八处。鹅项岭教堂亦被捣毁，今尚余首层，形如观景台，名为‘桐轩’，中间为厅，两侧为梯间，厅内墙上刻着世界地图、星象图和一个西洋卧狮的形象。”

这是笔者首次见到的肯定说法：“桐轩”是鹅项岭教堂的一部分。

于是，笔者调整查找方向——从以前的文史书方面查找，变为建筑书方面查找。经过努力，再次有了重大发现。这本书比《中国近代建筑总览·重庆篇》出版更早，是1993年6月由杨秉德所写的《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(1840-1949)》。作者说：“1886年美国在鹅项岭建教堂，在建造时被重庆民众捣毁。”更有价值的是，书中还配有图片，从图片中可以确认，这就是“桐轩”——图片虽不是很清楚，但大致能看清房屋被焚毁后的俯拍场面，画面的上端是“桐轩”上的石栏杆，画面正中的大石头上边，还依稀可见“桐轩”的洞口。

如今，“桐轩”早已成为文物保护单位，文物残缺的地方也进行了部分修补，作为“重庆第二次教案”的遗留物，实属珍贵。  
(作者系重庆江北区文化馆退休干部 图片由作者提供)

说起鹅岭，重庆人当然不会陌生，因为这里有个鹅岭公园，风景优美，而且还有不少出色的人文景观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间石室——“桐轩”，重庆人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来历。



桐轩正面



修补前的桐轩



修补后的桐轩

未经授权  
请勿转载